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47 册 No. 1967

念佛三昧宝王论 3 卷

[卷上](#) [卷中](#) [卷下](#)

目录

1. [念未来佛速成三昧门第一](#)
2. [嬖女群盗皆不可轻门第二](#)
3. [持戒、破戒但生佛想门第三](#)
4. [现处汤狱不妨受记门第四](#)
5. [观空、无我择善而从门第五](#)
6. [无善可择，无恶可弃门第六](#)
7. [一切众生肉不可食门第七](#)
8. [念现在佛专注一境门第八](#)
9. [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门第九](#)
10. [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门第十](#)
11. [高声念佛，面向西方门第十一](#)
12. [梦觉一心以明三昧门第十二](#)
13. [念三身佛破三种障门第十三](#)
14. [念过去佛因果相同门第十四](#)
15. [无心念佛理事双修门第十五](#)
16. [了心境界妄想不生门第十六](#)
17. [诸佛解脱心行中求门第十七](#)
18. [三业供养真实表敬门第十八](#)
19. [无相献华信毁交报门第十九](#)
20. [万善同归皆成三昧门第二十](#)
21. [跋宝王论后](#)

No. 1967

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上(并序)

唐紫阁山草堂寺沙门飞锡撰

客有高信，至吾禅居，前礼致问，辞甚清逸。问吾曰：「修心之人成道快捷方式，法华三昧不轻之行，念佛三昧般舟之宗，金为无上深妙禅门者，愿闻其致。」对曰：「吾拱默九峯，与世异营，天书曲临，自紫阁山草堂寺，令典千福法华胜场，向三十年矣。希高扣寂，未有若君之所问者也。子将涉无生之龙津，欲图南以鹏举，吾不敏也，尝试论之。今则略开二十门，以明斯旨耳。」

上卷、七门 念未来佛。

中卷、六门 念现在佛。

下卷、七门 (通念三世，无不是佛)。

念未来佛速成三昧门第一

夫心之二也，生于群妄，群妄虽虚，惑者犹滞之。不释，圣以之忧，玄韵畅而无说，法身空而具相，相之不明，说之不圆，一味之旨，绝言之路，谁可知其所归欤？三昧之宗者，欲令弱丧知不二法门存乎语、默，匪唯净名杜口、文殊兴赞而已矣！

何则？夫帝网未张，千璿焉覩？宏网忽举，万目齐开。浴大海者，已用于百川；念佛名者，必成于三昧。一言以蔽，其在兹焉。亦犹清珠下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；佛想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既契之后，心、佛双亡，双亡定也，双照慧也，即定慧齐均，亦何心而不佛？何佛而不心？心、佛既然，则万境、万缘无非三昧者也。

而世上之人，多念过去释迦之月面，想现在弥陀之海目，如拔毒箭矣！如登快乐宫矣！吾亦以之为至教矣！犹未闻念未来诸佛之聚日者。何耶？盖谓不了如来对众生之龕，说诸佛之妙，遂隔众生于诸佛之外，故不闻焉，孰肯念

焉？《净名经》中，有嗅薷卜，不嗅余香，花有着身、不着身者，此是抑扬大乘也。抑小则置钵茫然，扬大则同游不二。《法华经》决了声闻法，是诸经之王，一切薷卜不着之旨明矣。苟非其人，则以诸佛为至尊也，众生为至卑也，高下出焉，群妄兴矣，敬傲立焉，一真隐矣！

夫如是必草芥万有，锱铢天下，幔幢已设，高倨棱层，目送飞鸿，心游青汉，不可屈也，则阻维摩一切见敬为供养中最之文矣！又不信《楞伽经》说，如来藏自性清静，转三十二相，入于一切众生心中。如大无价宝珠，垢衣所缠，岂观城中最下乞人与难胜如来，等无有异？

若圆念三世佛、普观十方尊，则合夫理趣般若，一切有情皆如来藏，普贤菩萨自体遍故之文矣！贫女怀王，米在糠[禾*会]之旨，镜然可观，岂可罹此八慢之责哉？人皆侮未来玉毫，不敢侮过、现金色。殊不知起罪之源，皆在于当来佛上，非已、今佛上也。众生苟非，当佛焉在？若知母因子贵，米以糠全，有协《法华》不轻之心，则念佛三昧不速而成矣！

问曰：「法华者，法也；念佛者，佛也。安得以法为佛，以佛为法，浩浩乱哉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乱也！元是一门，而谁为乱？夫芝木之药，列仙之子，昔各在天涯，则都无仙号。为人服其药，羽化云行，故药受仙药之名，人得仙人之称，人、药异也，其仙一也。若无圣人，谁与道游？法无佛悟，岂令自悟？法非佛不悟，念佛三昧生焉；佛非法不明，法华三昧起矣。一仙两称，俱得仙名，念佛、法华同名佛慧，佛慧既同，则不轻般舟，无上深妙禅门，于兹悟矣！未始异也，复何乱哉？」

嬖女群盗皆不可轻门第二

问曰：「一切众生，即未来诸佛，谨闻命矣。嬖女、群盗，恶之至者，安得求敬于念佛之宾欤？」

对曰：「如佛所演，有其二种：一、对待门；二、泽了门。言对待门者，谓女子之虚伪，说如来之至真，则佛可尊崇，女可厌离。厌离有二：一者、诃欲；二者、放心。初诃欲者，如菩萨诃色欲，经云：『女色者，世间之枷锁，凡夫恋着不能自拔；女色者，世间之重患，凡夫困之至死不免；女色

者，世间之衰祸，凡夫遭之无厄不至。行者既得舍之，若复顾念，是为从狱得出，还思入；从狂得止，而复乐之；从病得差，复思得病。智者愍之，知其狂而颠蹶，死无日矣！凡夫重女甘为仆使，终身驰骤为之辛苦，虽复鉄镞千刃锋镝交至，甘心受之不以为患，狂人乐狂不啻过也！行者若能弃之不顾，是则破枷脱锁，恶狂厌病，离于衰祸，既安且吉，得出牢狱，永无患难。女人之相，其言如蜜，其心如毒。譬如停泉澄波，而蛟龙居之；金山宝窟，而狮子处之。当知，此害不可近也！室家不和，妇人之由；毁宗败族，妇人之罪。实为阴贼，灭人慧明，亦如猎围，鲜得出者。譬如高罗，群鸟落之，不能奋飞；又如密网，众鱼投之则剖肠俎肌，亦如暗坑；无目之如蛾赴火。是以智者知而远之，不受其害；恶而秽之，不为此物之所感也。』《大宝积经》佛为优陀延王说是偈曰：

「『锋刃刀山，	毒箭诸苦，	女人能集，
众多苦事。	假以香华，	而为严好，
愚人于此，	妄起贪求。	如海疲鸟，
迷于彼岸，	死必当堕，	阿鼻地狱。
现见众苦，	皆来集身，	善友乖离，
天宫永失。	宁投铁狱，	驰走刀山，
眠卧炎炉，	不亲女色。』	

「『如鸟为求食，	不知避网罗，
贪爱于女人，	被害亦如是；
譬如水中鱼，	游泳网者前，
便为他所执，	岂非自伤损？
女若捕鱼人，	谄诳犹如网，
男子同于鱼，	被网亦如是。』

「次放心者，如《大宝积经》云：『文殊师利告善住天子言：「若人一心专精自守，贪欲心发，即应觉知、方便散除，还令寂静。云何散除？应作是念：『此是空，此是不净。求此欲心，生处、灭处，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是中谁染？谁受染者？谁为染法？如是观时，不见能染，不见所染，不见染事。以不见故，则无有取；以不取故，则无有舍；以不舍故，则无有爱。不舍、不爱，则名离欲，寂静涅槃也。』若又恣心入诸尘劳、生死之内，而亦不患贪、恚、痴等烦恼过患，是谓放心。』』」

已上明第一对待门竟。

第二决了门者，若究竟离诸妄，不染如虚空，则为过、现诸佛也，非未来佛也。汝不闻，夫求无价宝，必下于沧海；采智慧宝，必先于烦恼中求。五逆相即解脱相，魔界如即佛界如。若聆佛音而喜，闻魔声恚，不入音声法门，不住音声实际，不觉于诸法者，斯乃北辕适越之士也，安得与之而论道哉？更为子明之。经不云：「夫昔列仙名鹿蹄，地滑倒仆，以仙呪令旱。国人患之，王募嬖女，诱而得之，骑颈入城，油云四起，霏然洪霆。彼仙虽有御长风之通，凌太清之术，无能施也。仙人者释迦，尔女者耶输也。法华会上，未来成佛，号具足千万光相如来。」而又念佛之人，但覩嬖女之玉容，不念光相之金好，而失不轻之旨也。念佛三昧安得不诬哉？又阿那律昔为盗首，入寺盗佛额珠，箭挑佛灯，令清光不灭。阿那律者此翻无灭，良在兹焉，当来作佛号普明如来，皆此例也。念佛之人，尚不轻于群盗，况于不盗者乎？未来两佛，犹如皎日，何虑三昧而不成焉？

持戒、破戒但生佛想门第三

问曰：「两难释矣，《梵网经》曰：『若人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』而缙服之流，佩明月之戒，悬璎珞之珠，参位三尊，范围七众，宜其敬矣！苟非精持，动行颠沛，慢何过焉？垂何罪焉？望为剖之。」

对曰：「如来尝于《三昧海经》为父王说：『昔有四比丘，犯律为耻，将无所怙。忽闻空中声曰：「汝之所犯，谓无救者，不然也。空王如来虽复涅槃，形像尚在，汝可入塔，一观宝像眉间白毫。」比丘随之，泣泪言曰：「佛像尚尔，况佛真容乎！」举身投地，如大山崩。今于四方，皆成正觉。东方阿閼佛，南方宝相佛，西方无量寿佛，北方微妙声佛，是四破戒比丘也。』所以如来名此观佛三昧，为大宝王戒品海者，可以涤破戒之罪垢，得尘累之清净也。此四比丘，一观宝像金为世雄，念佛之人，岂得惑于破戒之僧欤？故《大集经》云：『若诸王臣，打骂出家持戒、破戒，罪同出百亿佛身血。』若见被袈裟者，无论持、犯，但生佛想。佛想者，念佛三昧也。斯之金口，明不轻之深旨也。安得恣行打骂而不惧哉？经云：『宁为心师，不师于心。』见慳贪人，作施想；见破戒人，作持戒想。夫然则不为六蔽境界所缠，盖成六度彼岸之观门焉！若住分别之心，自取冥司之罚，不亦哀哉！若能翻此见心，则念佛三昧如川之流矣。」

现处汤狱不妨受记门第四

问曰：「若破戒观佛皆成正觉，固不可轻，可信矣。如现处汤狱或婴鬼趣，菩提难发，河清未期，安得来敬同于念佛之士欤？」

对曰：「岂不闻夫采良药者，必在山险，非华堂所出；集法药者，必在于险有，非无为自出。则《首楞严经》说四种记：一、未发心记，二、初发心记，三、密与授记，四、现前授记。今虽现处鬼、狱，即未发心，佛记当来必发大志，遇真善友，行菩萨行，还成正觉。故不可轻，即是未发心之记也。佛说四种记时，迦叶白佛：『我等从今，当于一切众生，生世尊想，若生轻心则为自伤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快说！人皆不应称量众生，唯有如来乃能量尔。以是因缘故，我勅诸声闻及余菩萨，于诸众生，应生佛想。』《华严经·普贤行愿品》破百万障门亦用此想。夫如是则现居恶趣，蒙与记者，亦犹宅宝未开，不妨宝在于宅内，额珠鬪没，何废珠隐于额中。若不念众生为当来佛，必以六尘为寇贼，则犹防魔军自坏其壁垒，存敌国常起于怨仇，金革所以未宁，鼙鼓于焉尚振，安得高枕于其间哉？若使不降者来降，不服者咸服，则使天下一统矣！猎猎旌旗而焉用？翩翩飞将而奚适？吾将却马以粪田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虽帝尧之圣，于我何力哉？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方明圣化之广被矣！若能悟色、声而为佛者，念众生为当来佛者，必不立心前之凡境也，或想自身为本尊也，瑜伽真言深妙观门，不谋而会。夫因想而有者，岂得不空哉？则大鹏将尺鷃以齐，太山与秋毫而一，无夷岳之僻，续鳧之忧矣。」

问曰：「汤狱之子殊未发心，如来法王宥过与记，千光散射，十号圆明。诚如弗言，孰敢不信？原夫未悟，从何得醒耶？」

对曰：「言未悟者，亦有义焉。夫长江之源滥乎一觴，大迷之本存乎二见。若谓念外立无念，生外立无生，则生死异于涅槃也。万佛洪音，莫之能训矣！若了念而无念，观生而不生，烦恼即菩提也。一相庄严，斯之能悟矣！亦犹岩上群蜂已房纯蜜，井中七宝何废称珍，皆本有之，非适今也。念未来佛，罪从何生，吾放其心，遍一切所缘之处，皆见如来，道从慧等生。于是乎，在《如来藏经》，佛告金刚慧菩萨言：『善男子，我以佛眼，观一切众生贪欲、恚、痴诸烦恼中，有如来智、如来眼、如来身，结加趺坐，俨然不

动。乃至德相备足，如我无异。』广说一切众生，有如来藏，以九喻况之。
《宝性论》释而结颂言：

「『萎华中诸佛， 粪秽中真金，
地中珍宝藏， 诸果子中牙，
朽故弊坏衣， 缠裹真金像，
贫贱丑陋女， 怀转轮圣王，
焦黑泥模中， 有上妙宝像。
众生贪瞋痴， 妄想烦恼等，
尘劳诸境中， 皆有如来藏。
下至阿鼻狱， 皆有如来身，
真如清净法， 名为如来体。』

「以此文证汤狱之记，顿觉明焉。三昧门自然洞启。」

问曰：「至人用心，澹然清静，攀缘永绝。今说放心遍缘一切所缘之处皆见如来，教何在焉？」

对曰：「亦有教说，起心遍缘六尘三业仍发妙愿，入佛境界，一一缘起不离如来，名悉皆见矣。此是圆见，非由眼也。故《涅槃经》云：『声闻人虽有天眼，名为肉眼；学大乘者虽有肉眼，名为佛眼。何以故？晓了己身，有佛性故。』又如《胜天王经》中，佛告天王菩萨摩訶萨：『以方便力行般若波罗蜜，于一切法，心缘自在。缘一切色，愿得佛色，无所得故；心缘众声，愿得如来微妙音声；心缘众香，愿得如来清静戒香；心缘诸味，愿得如来味中第一大丈夫相；心缘诸触，愿得如来柔软手掌；心缘诸法，愿得如来寂静之心；心缘自身，愿得佛身；心缘自口，愿得佛口；心缘自意，愿得如来平等之意。』天王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无有一心、一行空过不向萨婆若者，遍缘诸法而能不着，观见诸法，无不趣向菩提之道。菩萨修习诸行，皆因外缘而得成立。又如大地住在水上，若凿池井，即得水用；其不凿者，无由见之。如是圣智境界遍一切法，若有勤修般若方便，则便得之；其不修者，云何能得心缘之理？岂不大哉！」

观空、无我择善而从门第五

问曰：「即动而静，静为躁君，即凡而圣，圣隐凡内，谨闻遐旨。又三教无我，理既不殊，择善而从，其义焉在？」

对曰：「三教之理也，名未始异，理未始同。且夫子四绝中：一无我者，谦光之义，为无我也；道无我者，长而不宰，为无我也；佛无我者，观五蕴空，为无我也。上二教门都不明五蕴，孰辨其四谛、六度万行、贤圣阶级？蔑然无闻，但和光同尘，保雌守静，既慈且俭，不敢为天下先，各一圣也，安用商摧其浅深欤？三教无我明矣。择善而从者，谓三性之理，理无不在，修心之士，择善而从，盖谓不善无益于至真，无记双亡于善恶，妨乱佛理，何莫由斯？故圣人简之而不取也，故《涅槃经》云：『一阐提者，心不攀缘一切善法，乃至不生一念之善。』是知，念佛三昧，善之最上，万行元首，故曰三昧王焉。」

无善可择，无恶可弃门第六

问曰：「若择善而从者，何不择诸佛之善，弃众生之恶，乃念未来诸佛，而同过、现正觉耶？」

对曰：「不易来问，自成我答。何者？择善而从者，盖不得已而言之，为力微任重，不能即恶而善、即妄而真，故以明之。苟能念未来之佛，叶不轻之行，天地一指，万物一马，众生皆佛，此土常净，异鹫子之土石砂砾，同梵王之珍宝庄严，择善之至矣！无恶可弃矣！即天台智者，释《法华经》明绝待之妙，引证曰：

「『众生见劫尽， 大火所烧时，
我此土安隐， 天人常充满，
园林诸堂阁， 种种宝庄严。』

「又《胜天王经》曰：『佛所住处，实无秽土，众生薄福，而见不净。』良在此焉。梵云南无，唐言归命；梵云阿弥陀，唐言无量寿。三世诸佛，岂祇一佛而有寿量耶？今与子同念于三世弥陀，同生于十方极乐，有何不可？而欲鹬路退飞哉？夫然则烈三昧之猛焰也，不居于纤妄蚊蚋，铿十念之洪钟也，不间于散乱称佛，明矣。念弥陀通三世既尔，念诸佛菩萨，不亦然欤？」

问曰：「念未来佛，即与过、现诸佛等者，愿闻其理也。」

对曰：「《华严经》云：『一切诸如来，同共一法身，一身一智慧，力、无畏亦然。』《楞伽》偈云：『迦叶、拘留孙、拘那含我是，以此四种等，我为佛子说。』言四等者，一、字等，同名佛也，二、语等，皆具迦陵频伽梵音声相，三、法等，尽得菩提分法无障碍智也，四、身等，法身、色身相好无差也。《起信论》云：『依方故迷，方实不转。』夫如是则悟者悟于一方，群方自正；念者念于一佛，诸佛现前。经所谓：『水不上升，月不下降。』光净因缘，虚空皓月，现于清水；彼佛不来，我身不往，念佛因缘，如来宝月，现于心水。如说颂曰：『菩萨清凉月，游于毕竟空，众生心水净，菩提影现中。』」

一切众生肉不可食门第七

问曰：「肉者人之所食，而念佛之家，绝之何耶？」

对曰：「夫尸毘救鸽，上称方平者，王禽异也，保命一也。安得固食其肉，用资败躯，而兀兀然，不知其惧哉？苟能悟之，为未来诸佛者，孰肯飞白刃于赤鳞，放苍鹰于狡兔，如夕蛾投火自取其毙欤！故《楞伽》、《宝积经》、《佛语心品》偈云：

「『为利杀众生，以财网诸肉，
二俱是恶业，死堕叫唤狱。』」

「以斯圣旨，若不施此财，则网者、屠者自息矣。且龙树不轻于鸽雀，高僧不跨于虫蚁。或问其故，答曰：『斯之与吾，同在生死，彼或将先成正觉，安可妄轻耶？』轻尚不可，岂得专食其血肉哉？《宝性论》云：『《如来藏经》中告舍利弗言：「众生者，即是第一义谛，即是如来藏，即是法身，即是菩提。」』吾谓，太唯逐块，不知逐人，块终不息；唯念过、现不念未来，慢终不息。若如师子而逐于人，其块自息。闻夫敬、慢之道，一以贯之，则移敬就慢，均父母于平人，逆之甚也！移慢就敬，均平人于父母，孝之大也！故《梵网经》云：『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，孝名为戒。』良在兹焉。观六道为当来佛者，父母之谈，犹近言耳。若能等沙弥之救蚁，促寿更延；同流水之济鱼，天华雨[廿/积]。革旷劫众生之见，念未来善逝之身，粪秽之内，知有真金；重云之间，信有明月。则食肉之昏雾，生死之烟霾，慧

风扫之，于三昧长空矣！《梵网经》云：『我是已成佛，汝是当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』岂得不念之哉？」

问曰：「肉不可食，信之矣。五辛如何？」

对曰：「圣教明之。《大佛顶经》云：『佛告阿难：「是五种辛，熟食发淫，生噉增恚。如是世界食辛之人，纵能宣说十二部经，十方天仙嫌其臭秽，咸皆远离；诸饿鬼等，因彼食次，舐其唇吻，常与鬼住。福德日消，长无利益。是食辛人，修三摩地，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，大力魔王得其方便。」佛告阿难：「修菩提者，永断五辛，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。」』斯金口也，不亦诚哉？酒固不可言耳，《百喻经》云：『昔有贫人，在路而行，遇得一囊金钱，心大喜跃，即便数之，数未能周，钱主忽至，尽还夺去。其人当时，悔不疾去，懊恼之情，甚为苦极。遇佛法者，亦复如是，虽得值遇三宝福田，不勤方便修行，而好多闻，忽尔命终，堕三恶道，如彼愚人，还为其主，夺钱而去。偈曰：

「『今日营此事， 明自营彼事，
 乐着不观苦， 不觉死贼至，
 忽忽营众务， 凡人无不尔，
 如彼数钱人， 其事亦如是。』」

已上七门，尽是念未来诸佛，以通三世之意也。若欲念于弥勒佛者，必得上生兜率天宫，见慈氏之尊，则弥天释道安，为其首唱耳。

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上

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中

唐·紫阁山草堂寺沙门飞锡撰

念现在佛专注一境门第八

问：「念未来佛即众生是，已闻玄义，事广理幽也。又恐心散难检，今欲一以贯之，专西方念一佛，践不退地，祛有漏心，乘扁舟于黄金之池，礼弥陀于白玉之殿，以通三世，希沾九品，不亦可乎？」

对曰：「《十住婆沙论》并龙树菩萨造《释华严经论》，〈易行行品〉云：『菩萨道有难行行，如陆地乘舟也；有易行行，如水路乘舟也。』阿弥陀佛本愿之力，若人闻名称念，自归彼国，如舟得水，又遇便风，一举千里，不亦易哉？则释迦如来父王眷属，六万释种，皆生极乐土，盖佛与此界众生缘深也，专注一境，圆通三世，不亦良哉？」

问曰：「专注一境，圆通三世，诚哉！然称念自归，往生彼国者，有为虚伪，风多浪鼓，曷若不驰想于外，但摄心于内，协无为之旨乎？」

对曰：「有为虽伪，舍之则道业不成；无为虽实，取之则慧心不朗。经云：『厌离有为功德，是为魔业；乐着无为功德，亦为魔业。』子今厌乐交争，得不入于魔骨也？又若圣贤摄心谓之内；凡夫驰想谓之外。苟以驰外为乱，住内为定，复是内外所驰，非所以念佛三昧摄心之意也。《注维摩经》罗什法师云：『外国有一女，身体金色。有长者子，名达暮多罗，以千两金，邀入竹林，同载而去。文殊于道中，变身为白衣士身，着宝衣，衣甚严好，女人见之，贪心内发。文殊言：「汝欲得衣者，当发菩提心。」女曰：「何等为菩提心？」文殊言：「汝身是。」问曰：「云何是？」答曰：「菩提性空，汝身亦空，是故。」此女曾于迦叶佛所，多植善本，广修智慧，闻是说已，即得无生法忍。得是忍已，而将示欲之过，还与长者子入林。既入林已，自现身死膨胀烂臭。长者子见已，甚大怖畏，往诣佛所，佛为说法，亦得法忍。』大觉未成，未暇闲任，故名为忍。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，女身空，佛身空，未始异也。菩提之义，岂得异乎？夫如是则一切有为即无为矣！一切内外非内外矣！然在有而未尝有，有而常无，居无而未尝无，无而恒有，何患之于佛有相心有念哉？」

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门第九

问曰：「易行、难行之谈，身即菩提之观，其旨镜焉。人生在世，石火电火，失念蹉跎，悔无所及。修道之人，尚不亲心，况亲于身，尚不亲于身，况身外欤？常恐出息不还，属于后世，狂风飘蓬，茫茫何之？愿示一念、十念之门，此生、他生之计。」

答曰：「夫净土之会，功业之大者，二乘乃澄神虚无、耽空怖相，不念众生，故无净土；而大乘有之。按《悲华经》云：『阿弥陀佛，昔为转轮王，名无净念，七宝千子，悉皆具足。因宝海大臣为善知识，于宝藏佛所发菩提心，取于西方极乐净土，则诸经中知名诸佛、菩萨、声闻等，皆昔之千子也。其长太子，名不瞬，观世音也；次子名摩尼，大势至也；次子名王众，文殊师利也；次子名能伽奴，即金刚智慧光明菩萨；次子名无畏，即莲华尊如来；次子名庵婆罗，即虚空光明菩萨；次子名善臂，即师子香菩萨；次子名泯图，即普贤也；次子名蜜苏，即阿閼佛也。蜜苏王子，一自发心已来，行时步步，心心数法，常念诸佛，今登正觉，生妙乐刹焉。』吾谓经行广陌，从步幽林，则不异蜜苏之见。若鸣珂入伏，动佩翰天，肃肃羽仪，骎骎车马，安得不用心于步步之间哉？今则例之，亦不移于前操矣！夫含齿戴发，死生交际，未有无出、入息焉。又一息不还，即属后世者，亦诚如所问。世上之人，多以宝玉、水精、金刚、菩提木槌，为数珠矣；吾则以出、入息为念珠焉。称佛名号，随之于息，有大恃怙，安惧于息不还，属后世者哉？余行、住、坐、卧常用此珠，纵今昏寐念佛而寝，觉即续之，必于梦中得见彼佛，如钻燧烟飞火之前相。梦之不已，三昧成焉，面覩玉毫，亲蒙授记，则万无一失也。子宜勉之。」

又问：「一念、十念往生净土，何者为正？」

对曰：「但一念往生，住不退地，此为正也。如佛所说，谤佛、毁经，打僧、骂尊，五逆、四重，皆一念恶业成，堕无间狱犹如箭射。今之念佛生于净土，亦一念善业成即登极乐。犹如屈臂，前一念五阴灭，后一念五阴生，如蜡印印泥，印坏文成，尚不须两念，岂要至十念哉？打僧、骂尊，虽非正逆，是五逆之类也。又一念者，如经云：『爱酪沙弥，生一念爱心，后生酪中作虫。』又大萨婆长者妻，坐对明镜，自爱其身，海风破船，生故尸中作虫，嬉戏往来，不离其所。斯皆一念，非十念也。又《大无量寿经》明一念念佛皆得往生。《观经》十念，良有以也。盖为遘疾羸力微心劣故，须十称弥陀以助其念；若心盛不昧，一念生焉，亦犹栽植丝发，其茂百围也。」

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门第十

问曰：「经明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何用远称弥陀，存想于极乐之国；近念诸佛，兴敬于未来之尊。此皆自外而求，岂曰是心是佛耶？」

对曰：「子问非也。子但引经，不知经之所趣。经者，《观无量寿经》也，正明念弥陀之文矣。『以念佛故，佛从想生』，故云是心是佛。安得窃取弥陀之观，反噬弥陀之心者哉？若尔，都不念佛，而言是心是佛者，亦应都不想恶，而言是心是恶耶？彼既不然，此亦焉可？况彼极乐之国，弥陀至尊，十万亿之须弥山王，不与眼根为障碍，恒河沙之光明相好，由佛愿力而想成，屈臂即得往生，宁计彼方之远近也？」。

问曰：「是心是佛，敬闻其理也。然此经所明十六妙观，韦提得之，则冰日可想，金山晃然，魔光、佛光，自观、他观，邪正混杂，若为澄净？愿一一示之，令念佛人离师独坐心安若海也。」

对曰：「冰想者，为琉璃地之张本也；日想者，作白毫光之由渐也。依想而现，曰自、曰正；不依想现，则曰他、曰邪。本则想白毫，白毫不现，而未想紺目，紺目现，此乖其本心，岂不邪也？况诸想欤？又魔光乃有影耀眼，佛光乃无影耀眼，故《楞伽》偈云：

「『佛地名最胜， 清净妙庄严，
 照耀如盛火， 光明悉遍至，
 炽焰不坏目， 周轮化三有。』」

问：「今之光现者，炽焰坏目，非魔如何？光而不耀，非佛如何？」

答：「又光之真也，令念佛人身心澄净清净；光之伪也，令念佛人心躁动恍惚。故《涅槃经》云：『澄净清净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』明矣！」

又问曰：「至人无思，而今用想，岂不谬哉？」

对曰：「不谬也！如《大威德陀罗尼经》云：『超过有结，应发欲心，想无欲事。』今则例之，欲修念佛，应发想心，想无想事。故《方等贤护经》云：『恶欲想女，梦见于女；善欲想佛，梦见于佛。』吾谓二想名同，善、恶天隔，不可闻想，一概厌之。若苟厌之，虽不毁经、不谤佛，则必生于无想天宫矣！若固执无想而噬想佛者，则名谤法，以谤法故，遽入十方无择之囹圄，未知出日，岂有天宫之望乎？纵令得生，名外道天，非解脱路。《涅槃经》云：『随闻毒鼓，远近俱死。』此亦如是，随其拨想，远近俱堕。经所谓：『或时离地一尺、二尺，往返游行。』斯之谓矣！岂同于三界之流转

焉？岂同于九品往生焉？况覆舟、载舟，水也；因倒、因起，地也。想妄即众生，想真即诸佛，离想之外，更用何焉？」

问曰：「事解已竟，理何在耶？如《般舟三昧经》云：『心起想即痴，无想即涅槃。』今之用想，不亦然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！若存所想之佛、能想之心，或避想佛，则以恶取空为无想者，则痴之甚也！吾今了佛皆从想生，无佛、无想，何痴之有？此乃观空三昧，非邪见也。子又问：『理何在者？』夫至人冥真体寂，虚空其怀，虽复万法并照，而心未尝有，则真智无缘，故无念为名；俗智有缘，故念想以生。又想不异空，空不异想，名第一义中道之理也，此显法身矣；空即是想，名俗谛之理也，恒沙万德，皆依俗谛，此显报身矣；想即是空，名真谛之理也，破二十五有，得二十五三昧，常空常化，和光利物，此显化身矣。是则以三观，观三谛、证三德、成三身，乃至十种三法，有何不可？而欲摈于清净之想，取无想之想耶？塞于禅定门，而取成佛之阃耶？《楞伽》、《密严经》皆曰：『宁起有见如须弥』者，谓信有因果，存想念佛，生极乐净国，故云宁起有也。『不起空见如芥子』者，谓拨无因果，谤于念佛，生阿鼻地狱，故云不起空也。吁可畏者，其在兹焉！」

高声念佛，面向西方门第十一

问曰：「想即无想，谨闻之矣！然《方等经》中，修无上深妙禅定，令继想白毫兼称佛号，以祈胜定，既契之后，心佛两忘，信有之矣！但默念泉澄，即三昧自至，亦何必声喧里巷，响震山林，然后为道哉？」

对曰：「诚如所问，声亦无爽，试为明之。何者？夫辟散之要，要存于声，声之不厉，心窃窃然，飘飘然无定；声之厉也，拔茅连茹乘策，其后毕命一对，长谢百忧，其义一也。近而取之，声光所及，万祸冰消，功德丛林，千山松茂，其义二也。远而说之，金容荧煌以散彩，宝华淅沥而雨空，若指诸掌，皆声致焉，其义三也。如牵木石，重而不前，洪音发号，飘然轻举，其义四也。与魔军相战，旗鼓相望，用声律于戎轩，以定破于强敌，其义五也。具斯众义，复何厌哉！未若喧静两全，止观双运，叶夫佛意，不亦可乎？定慧若均，则兼忘心佛诚如所问矣。故庐山〈远公念佛三昧序〉曰：『功高易进，念佛为先。』察夫玄音之扣心，听则尘累每销，滞情融朗，非天下之至妙，其孰能与于此欤？言明证者，未若《华严经》偈云：

「『宁受无量苦，得闻佛音声，
不受一切乐，而不闻佛名。』」

「夫然则佛声，远震开善萌芽，犹春雷之动百草，安得轻诬哉？」

问曰：「高声下声，称佛名号，敬承其义。十方净土皆有如来，面之西方，何滞之甚耶？」

对曰：「子问非也。此是方等佛经作如是说，非人师之意也。岂可谤之于方等经欤？」

问曰：「谨闻教矣，理在何焉？」

对曰：「亦有其理。如说痴人见观世音有十一面，即设难云：『何不安十二面耶？』及随其语，又设难云：『何不安十一面耶？』子欲将东难西，其义若此。犹迷未醒者，即以此身，令其安置，不背一方，则其自悟矣。如其不悟，诚不可化，但可悲矣！又《胜天王经·二行品》明如来八十种好，中有一随好光明功德，名一切向，不背他矣。然佛不可背，常面向于一切众生，非如冤雠不欲相见，慈之至矣，是其义也。智者大师，爰自抚尘之岁，终于耳顺，卧便合掌，坐必面西。大渐之际，令读四十八愿，九品往生，光明满山，天乐递奏，生于净土。面西之义，不亦弘哉？」

问曰：「面向西方，敬闻教理。般舟之义，义在何耶？」

对曰：「梵云般舟，此云现前，谓思惟不已，佛现定中。凡九十日常行道者，助般舟之缘，非正释其义也。」

问曰：「净土妙门，般舟之义，具闻剖析。然近代已来，谁得登于瞻养之国？既无相报，焉知所诣？望为明之。」

对曰：「晋朝庐山远法师为其首唱。远公从佛陀跋陀罗三藏授念佛三昧，与弟慧持、高僧慧永，朝贤贵士、隐逸清信：宗炳、张野、刘遗民、雷次宗、周续之、谢灵运、阙公则等一百二十三人，凿山为铭，誓生净土。刘遗民着文大略云：『推交臂之濔沦，悟无常之期，切审三报之相，催知险趣之难拔，如其同志诸贤，所以夕惕霄勤，仰思攸济者也。然后妙观大义，启心正照，识以悟新，形由化革。藉芙蓉于中流，荫琼柯以咏言，飘云衣于八极，

泛香风以穷年。体忘安而弥穆，心超乐以自怡，临三涂而缅谢，傲天宫以长辞，绍众灵以继轨，捐大息以为期。究兹道也，岂不弘哉！』远公制〈念佛三昧序〉六：『夫称三昧者何？思专想寂之谓也，思专则志一不移，想寂则气虚神朗，气虚则智恬其照，神朗则无幽不彻，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，会一而致用也。又诸三昧，其名甚众，功高易进，念佛为先，若以匹夫众定之所缘故，不得语其优劣，居可知也。』谢灵运〈净土咏〉云：『法藏长王宫，怀道出国城，愿言四十八，弘誓拯群生。净土一何妙，来者皆菁英，颓年安可寄？乘化必晨征。』子问：『未见往生相报』者，有晋朝阙公则，愿生而来报，后同誓友人在东京白马寺，其夜为公则追忌转经，于时林殿皆作金色，空中有声曰：『我是阙公则也！所祈往生极乐宝国，今已果矣，故来相报。』言讫不现，支道林赞曰：

「『大哉阙公！
迹验东京。
岂钦一赞，
歆虚纳灵，
徘徊霄虚，
示以匪冥。』
神化西域，
流响耀形，
』」

「又虞孝敬赞曰：

「『猗欤公则，
其道乃贵，
不舍有缘，
先甘法味，
金光夜朗，
言告其类。』
知我者希，
玉颜朝暉，
』」

梦觉一心以明三昧门第十二

问曰：「阙公往生，金光相报，敬诺之矣。佛说一切法如梦者，未知所念之佛、所生净土，亦如梦否？若非其梦，则佛在心外；若是其梦，则佛在梦中。如梦中得金，觉无所获，诚恐虚念于三身，终归于一妄。请为辨之。」

对曰：「非妄也！何以知然？若修念佛三昧之人，如梦得金，觉无所获者，则同于妄也。究竟因念佛而生净土，岂曰妄哉？如习天眼法，先想珠、火等光，想之不己，实发天眼。孰曰妄焉？岂同梦金，毕竟无有。莫以远事近见，举梦为喻。不得将念佛往生，全同于梦明矣！又《华严经》云：『心、佛与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』心迷也如梦，则九法界众生是矣；心悟也如觉，则一法界即诸佛是也。迷、悟祇在于一心，梦、觉曾无于两辙。经所谓：

『了妄本自真，则见卢舍那。』纵是梦妄，亦何爽焉？唯心察之，匪石其志。」

念三身佛破三种障门第十三

问曰：「佛有三身，如何忆念？愿示方便，令无所失。」

对曰：「夫佛之三身，法、报、化也。法身者如月之体，报身者如月之光，化佛者如月之影。万水之内皆有月焉，此月为多、为一耶。不可言一，万水之月常差矣！不可言多，虚空之月，常一也！如梵书伊字、摩酰三目，纵横并别，皆不可议也！经云：『或现小身，丈六、八尺』者，皆众生心水中佛也。佛尚无形，岂有二哉？净国、秽土亦自彼耳。若欲将念三身、破三种障，今试明之尔。佛身之生，从止观生，止观不均，其障必起。念佛之人，修止心沈，昏闇障起，而障化身佛。又须以观心策之，念白毫光，破昏闇障也。修观心浮，无恶不造，而障报身佛。还修于止，止一切恶。念诸佛昔因恒沙功德，智慧圆满，酬因曰报，破恶念障也。若二边障动，诡状殊形，万相纷纶，两贼强软，障法身佛也。以中道第一义空，破之偈曰：

「『无色无形相， 无根无住处，
不生不灭故， 敬礼无所观。』

「所观之理，如毘岚猛风吹散重云，显明法身清净宝月，破逼恼障也。应病与药，不其然欤！（此是天台智者大师所解，披寻未广，实未曾见诸师有斯妙释也。止观意前已略辨俟，在口释非文字能征也）。我既化人，人亦化物，物我俱成，三昧弥兴，众生无尽，三昧不绝也。」

已上六门，尽是念现在阿弥陀佛，以通三世之意也。广如《安乐集》、《天台十疑论》、咸法师《释群疑论》、《往生传》、稠禅师《法宝义论》所解，亦如飞锡先撰《无上深妙禅门传集法宝》一卷广明也。

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中

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下

念过去佛因果相同门第十四

问曰：「念现在佛，专注一境，已闻奥义。所念之佛，穷玄极圣，尊号如来可矣，而能念佛人，俯窥真门，尚在凡位，安得叨窃，言同正觉哉？」

对曰：「《三昧海经》云：『所念之佛，如出胎师子王，喻佛果也；能念佛人，如在胎师子王，喻佛子也。』因果虽殊，威神相继，论其佛也，更何异焉？欲令在胎师子便能哮吼、飞落走伏者，未之有也！出胎之后，可翘足而待，曾何阙矣？而因果相同，其义一也。又《法鼓经》云：『如波斯匿王与敌国战，有中毒箭，苦不可堪。闻有良药名消毒，王以药涂鼓，以桴击之，能令毒箭声下跳出，平复如故。若闻释迦牟尼佛名，及闻信方广比丘名，能令身中三毒之箭声下跳出。是故此经，名大法鼓。』释迦即过去佛，果也；比丘即方广人，因也。灭罪相同，其义二也。斯两经虽未阶极圣，闻名获益，与佛不异，故《法华三昧师资传》五卷中说：『隋朝南岳思大禅师，有弟子大善禅师，得慈悲三昧时，衡阳内史郑僧果，素非深信，尝会出猎围鹿数十头，谓县令陈正叶曰：「公常称大善禅师，有慈悲之力，其如此鹿何？」正叶即率左右数人，齐称曰：「南无大善禅师！」一声，于时群鹿飞空而出。』则以观音神力，复何异哉？大善与智者齐名于时矣。若不侮圣人之言，则念佛三昧殄魔息灾，犹金之在冶矣！岂得推移曛晓而不习哉？」

无心念佛理事双修门第十五

问曰：「圆念三世，或专面一方，谨闻幽义也。皆有念、有思，有生、有灭，安得与《胜天王所问经》以无所念心而修念佛之旨同焉？」

对曰：「无念之说，人多泣岐，不细精研，犹恐迷径，今以理事门辩之。言理门者，真无念也。释曰：『有之与无，即此念而本无矣！何者？佛从念生，心即是佛，如刀不自割，指不自触，佛不自佛，心不自心。安得佛外立心，心外立佛？佛既不有，心岂有哉？无心念佛，其义明矣！』故世人谓念佛有念也，吾则谓念佛无念也。更何惑焉？又念即是空，焉得有念？非念灭空，焉得无念？念性自空，焉得生灭？又无所念心者，以无所住也，而修念佛者，而生其心也。无所念心者，从无住本也，而修念佛者，立一切法也。无所念心者，念即是空也，而修念佛者，空即是念也。不异之有，此明中道

矣！双寂曰止也，双照曰观也，定慧不均，非正受也。岂得三昧之名欤？今则照而常寂，无所念心矣；寂而常照，而修念佛焉。如来证寂照三摩地，念佛三昧究竟之位也。故此三昧，能生首楞严王、师子吼定，明矣！如《菩萨念佛三昧经》破相偈曰：

「『念佛真金色，安住无着心，
观法何名佛，摄心恒相续，
金色非如来，四阴亦如是，
离色非如来，想识应当知。
此是佛世尊，最胜寂静处，
善能灭一切，外道诸邪见，
如龙王降雨，泽及于一切。』」

「此经明六度万行，未有一法不是念佛三昧者也。」

问曰：「理门已竟，愿示事门，令其学者得真无念，协般若波罗蜜，开无相大乘甚深禅定，不亦博哉？」

对曰：「夫理之与事，相去若何？前明即事之理，今明即理之事。《大品经》云：『佛为钝根人，说诸法空寂，以其动生执见也；为利根人，说诸佛相好，如其莲不染尘也。』则须菩提，小乘解空第一，无名无相，及夫得记，当来成佛，号曰名相如来。苟非大乘，常恐声、香、味、触得其便耳，逃遁未暇，安敢盘游名相之园苑欤？既达名相，故获佛记也。言事门者，夫佛生于心，般舟无念而已，至境出于我，法华不速而自来。无所念心者，绝诸乱想也，而修念佛者，善想一佛也。则《文殊所说摩诃般若经》云：『若人学射，久习则巧，后虽无心，箭发皆中。若人欲入一行三昧，随佛方所，专称名字，念念相续，即于念中，见三世佛。如彼习射，既孰之后，无心皆中。』非无念也，何耶？是以《方等》曰：『矻矻念，勿休息，佛当现也。』《璎珞经》云：『道名一心，多想非道。』《坐禅三昧经》云：『菩萨坐禅，不念一切，唯念一佛，如清冷海中金须弥山王，乃至功德法身，亦如是念。』」

问曰：「若言无念是三昧者，直超无念，更何迂回，而用于念哉？」

对曰：「《楞伽经》云：『用楔出楔』；俗谚云：『使贼捉贼』。今则以念止念，有何不可？况念之熟也，不谋而自成，不用力矣！如剑容舞剑，忽挥之青云，以鞘背承，未尝或失；庖丁解牛，投刃皆虚，音合桑林之舞。此念之熟也，不亦明焉？故《起信论》云：『若知虽说无有能说可说，虽念亦无能念可念，名为随顺；若离于念，名为得入。』得入者，真如三昧也！况乎无念之位，在于妙觉，盖以了心初生之相也。而言知初相者，所谓无念，非菩萨十地所知。而今之人，尚未阶十信，即不依马鸣大士，从说入于无说，从念入于无念，实恐慕崇台而轻累土，倒裳索领，其可得哉？《大佛顶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云：『大势至法王子，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忆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，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，一专为忆，一人专念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。二人相忆，二忆念深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不相乖异。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。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？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，不相违远。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！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无生忍，今于此界，摄念佛人，归于净土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提，斯为第一。」』』」

了心境界妄想不生门第十六

问曰：「不了心及缘，即起二妄想，今存所念之佛、能念之心，岂非二妄想耶？」

对曰：「《楞伽经》云：『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即不生。』不生心者，即种种远离能相、所相。吾今念千轮、万字、绀目、白毫种种之相，皆吾自心，无佛可得，缘既不有，心岂有哉？则能相之念，所相之佛，自远离矣！安得住于二妄想耶？前圣所知，转相传授，妄想无性，于兹悟矣！又如观佛实相，观身亦然，遇境皆真，无心不佛，中道之理，遍于一切，岂存于所缘之佛欤？又解云：『如鼻有墨点，对之明镜，人恶其墨，但揩于镜，其可得耶？好恶、是非，对之前境，不了自心，但尤于境，其可得耶？』未若洗分别之鼻墨，则一镜圆净矣！万境咸真矣！执石成宝矣！众生即佛矣！故《续高僧传》云：『齐朝有向居士，致书通好于惠可禅师曰：「影由形起，响逐声来，弄影劳形，不知形是复印件；扬声止响，不识声是响根。除烦恼而求涅

盘者，喻避形而觅影，离众生而求佛性者，喻默声而寻响。故知，迷悟一涂，愚智非别，无名作名，因其名，是非生矣；无理作理，因其理，诤论起矣。幻化非真，谁是？谁非？虚妄无实，何空？何有？将知得无所得，失无所失矣。未及造谈，聊申此意，想为答之。」慧可禅师，命笔迷意，答居士曰：「说此真法，皆如实契真幽理，竟不殊本，迷，摩尼谓瓦砾，豁然自觉是真殊，无明、智慧等无异。当知，万法即皆如，破此二见之徒辈，申辞措意，作斯书，观身与佛无差别，何须更觅彼无余？」』此二上士，依达磨大师称法之行，理观用心，皆是念中道第一义谛、法身佛也。必不离念存于无念，离生立于无生。若谓离之而别立者，斯不了烦恼即涅槃，众生即诸佛，安得悟彼瓦砾如真珠哉？既离之不可，即念佛而真无念也，即往生而真无生也。夫如是则其义焕然，若秋天澄霁，明月出云矣。岂同愚人观指而不观月哉？」

诸佛解脱心行中求门第十七

问曰：「念佛名真无念，往生名真无生，信矣。《维摩经》云：『诸佛解脱，当于何求？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』既曰『一切心行中求』，何不求于自心，而乃求于外佛耶？」

对曰：「子谓念佛三昧无上妙禅，非心行中求者。不然也！为子明之。夫心之为行者，行于三境也：一、行善境，即念佛三昧，善中之善，天中之天；二、行不善境，谓贪、瞋、痴等诸恶境界；三、行无记境，谓其心不住，善、恶不缘。若论夫理性，理遍前三，语其顺理，唯留善境，经云：『所谓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』者，谓不了法性体无慳贪，违于法性而不行施，纵施住施，不能舍施，非垢如何？若能了知随顺法性，行檀波罗蜜，无慳施相，善顺于理，非净如何？不善、无记，乖于法性，不可与善联镀也。故胜天王问佛：『云何菩萨，通达禅波罗蜜？』佛告大王：『菩萨摩訶萨学般若波罗蜜，行禅波罗蜜，当观此心行于何境，若善、不善、无记境界。若行善境则勤修习，譬如莲华不停水滴，一不善海不得暂住。』据斯金口，岂有不善、无记而不摈之哉？是则顺理，善心行于善境，炽然念佛解脱在心行中。若谓念佛心行，而非解脱者，不善、无记二种心行，岂得有哉？如斯解脱，迷之则滞于浩劫，悟之则证如反掌，习禅明镜，允兹、在兹。如来世雄，考彼群定，以念佛三昧为禅中王；诸余三昧，有待有对者，皆匹夫之定耳。然宝王三昧，不住尊相，不住卑相，邪相、正相，生死相、涅槃相，烦恼相、

菩提相，静相、乱相，成正觉相、度众生相、坐道场相，无所得相，如是等相皆悉不住，犹如梦觉，廓无来去。故《大品》云：『无去、无来是佛。』夫如是则尚遣乎中道，岂住于边徼哉？如《诸海无行经》偈云：

「『譬如人，于梦中，得佛道，度众生，
此无道，无众生，佛法性，亦复然。
坐道场，无所得，若不得，则不有，
明无明，同一相，知如是，为世尊。
众生性，即菩提，菩提性，即众生，
菩萨众，亦不二，知如是，为世尊。』」

三业供养真实表敬门第十八

问曰：「三昧观门已闻奇唱，三业供养，佛在灭后，献福何多？」

对曰：「夫论供养法界海者，万行之中，能净三业，皆名供养也，况浪思真境，而非供养哉？《理趣》曰：『观一切法，若常、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』于诸如来，广设供养，不亦明焉？又如来在世，严荐表诚，皆言华云香海，遍微尘刹，犹恨其少。大士所以入观用想，须弥为灯炷，大海为油盏，未展殷敬，故焚金色之僻，献净明之塔，金身火焰洞照十方，则喜见菩萨其例矣。而今之人，但推于自心，或遥指华树，乖奉献之仪，何慢之深也？子问：『佛在、灭后，献福何多？』者，试为明之。且丁兰刻木于堂，温清如在，名光青史，人至于今，称之为真孝子也。若如来在世，金山晃耀，严相赫然，谁有覩之，不发道意？献华伸息，不亦易哉？洎世雄晦迹，月隐重山，不奉真仪，但传贝叶。对之形像，发无上意，能献一华，此志、此心，足可嘉尚！有如是者，不亦难哉？《涅槃》云：『乃至献一华，则生不动国。』是则一香、一华、一灯、一乐，及以饮食，尽心乐得奉荐三世诸佛者，净土妙因，成圣元始，安得轻易其事而不遵之哉？若离于此行，而听无稽之言，献心华、点心灯，焚心香、礼心佛，而欲求于正觉者，亦何异骋猿猴之巧、守默林之望欤？及令彼衣心衣、饭心饭，则困拒不已，至于六度万行，何乃排于空见之心哉？指心、指空之言，其过若此，不可不慎也！真言门中瑜伽观行，亦约事门表相，不一向推心，常严荐香华六时无废也。」

无相献华信毁交报门第十九

问曰：「华者事也，理在何焉？信之与毁，交报在何？」对曰：「华即理也，色即空也。信之报者，《悲华经》云：『昔有王子，名无所畏，手持莲华，上宝藏佛。佛言：「汝以莲华，印于虚空，今与汝号，名虚空印，当来成佛，世界名莲华，佛号莲华尊，汝是也。」』国土及佛，皆约昔日所献莲华而为号者，欲令明识行因感果之义也。何乃沮檀度之献华，而欲别遵之无相哉？毁之报者，《大方广总持经》说：『昔有一比丘名净命，住于正见，持华供养；又一比丘名法行，住于邪见，坐得四禅，常说空宗般若最胜，谤净命法师云：「净命所受诸华，不持供养，而自受用。」』坐此一言，于六万世，常无舌根，乃至成佛，犹居五浊。彼何人耶？即释迦是也。佛言：「少闻之人，于我法中，作二说者，命终之后，随于地狱，多百千劫。若以恶眼，视发菩提心人，得无眼报；以恶口，谤发菩提心人，得无舌报。」』若唯修一般若波罗蜜得菩萨者，往昔迦尸迦王行菩萨行，时舍所爱身头、目、髓、脑。尔时此王岂无智慧哉？则知六波罗蜜应具足修，执一非余，是为魔业。安得弃献华之檀波罗蜜，而以恶取空，僭易于般若真无相哉？无舌之报，自贻伊咎。如来所以自引昔非，欲令众生不覆车于前辙耳。一华若此，一切土、木形像，竹、帛诸经，剃发僧、尼，住持三宝，戒定慧学，无论福田及非福田，悉可敬之，一切皆入真实三业供法界海中，有何不可？而欲略之哉！《法华偈》云：

「『若人于塔庙， 宝像及画像，
 以华香幡盖， 敬心而供养，
 乃至一小音， 皆已成佛道。』」

万善同归皆成三昧门第二十

问曰：「夫施灯长明，生日月宫，华香、幡盖与灯未异，尽生天之福也。而云『皆已成佛道』者，何酬报之深哉？」

对曰：「如帝王行幸，万乘千官，步卒已来，皆带御字，犯之天仗，死在斯须。若銮辂还宫，步卒放散，归乎村墅，苟称于御字，亦死在斯须。且步卒是同，而生、死有异，盖为缘起之殊，有兹宠辱也。向若华、盖、香、灯，不遇《法华经》王命之天仗，实亦报在天宫。今逢三昧宝王，犹当扈从，乃至献一华，皆已成佛道。斯则佛种从缘起，理教然耳！亦犹鸟向须弥，皆同一色；水朝巨海，无复异名。故《大宝积经·文殊普门会》，会天龙八部，

地狱、畜生，色、声、香等，一切万法皆三昧者，亦犹毛容巨海，芥纳须弥，岂毛芥之神乎？盖神者神之耳。则知，解犹于目，行类于足，解正即行正，解邪即行邪，魔、佛浅深，俱凭于解。故《涅槃》曰：『于戒缓者，不名为缓；于乘缓者，乃名为缓。』乘者即慧解之称也，一行既尔，万行皆然。法华三昧者，即念佛三昧也。是以如来名此胜定，为三昧宝王、为光明藏、为除罪珠，为邪见灯、迷衢者导、王子金印、贫夫宝藏，空三昧、圣三昧，陀罗尼真思惟，最胜观如意珠，佛性、法性、僧性，无尽藏胜方便，大慧光明，消恶观法三昧等。故知，教、理、行、果，八万四千波罗蜜门，皆是念佛三昧之异名也。夫如是则献一华，遍奉于三世尘刹，念一佛体，通于未来世雄，如大地而为射的，岂有箭发而不中者哉？不然，则违《思益经》畏空、舍空，行空、索空之诮耳。」

客曰：「医去留药，商行寄金，前贤所藏，非其人不可。弟子味道懵学，辄窥三昧之门，尚期无生，每希一实之唱。如上奥旨，法之宝印，动寂双照，理事圆融，举心咸真，触类而长，称于南无，皆成于佛道，散华弹指，尽超于菩提，经王所在而自尊，目翳金罍而抉膜，二十门义未尝闻诸。欣澡雪轻众生之愆，得优游宝庄严之土，何斯幸也！愿不易此身，获醍醐之妙记，悟当来诸佛即众生是焉。遂稽首多宝塔，对之莲华僧，与吾普观十方尊，圆念三世佛。长跪叉手，而说颂曰：

「『一心忆念过去佛，亦忆未来诸世尊，
现在一切人中雄，亦学于其所说法，
无有一佛在过去，亦无现在及当来，
唯此清净微妙禅，彼不可言证能说。』」

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下终

跋宝王论后

夫子曰：「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，夫然后行。」《汉书》曰：「坐则见尧于墙，食则见尧于羹，道之不可须臾离也如此。」虽然，此特域中之道尔。《首楞严经》云：「若诸众生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」予谓修念佛三昧，亦当如参前、倚衡，与夫见尧之义。行住坐卧皆应忆念，何患不见佛哉？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也！修是三昧者，当以瞻养为期。盖弥陀愿力，以接引群生为务，大光普照，摄

取不舍。凡存念者，尽得往生，其利博哉！岂特见尧于墙、于羹但虚想乎？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，于符离境舟中，因观唐释飞锡《念佛宝王论》，遂思吾夫子与汉史之言，与佛合若符契，乃纪于此帙，冀时观之，以自策焉。凡见闻者，其亦勉诸。黄伯思长孺父谨书。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47 册 No. 1967 念佛三昧宝王论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6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西莲净苑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